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稗蒭甫較閱

乙丑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邸報樞輔哨將巡河陷沒大將調度失宜一疏慨然發箸而歎語同官疆事破壞一至于此夫馬世龍武夫耳智以利昏貪而弗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于法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任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獨不知諸臣屢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　皇上未必

不心疑之。姑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獨言而不疑夫督師一官非　皇上。設之。樞輔自。請之也尊閫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着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爲但以衰殘爲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　主眷而謝中朝沸騰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爲慷慨。實已狼狽墜于自信。闇于知人。始養世龍爲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叢營窟之奸。繼聞人言如充耳。苟且糊塗。覬幸爲覆羿棠功之舉。樞輔曾有言曰舉世不念甚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甚憂夫無事則便其身圖而有急則僨之以　國土此武夫

老而忠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氣銳暮氣惰彼風之末不能起斷蓬其力弱也權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處置物臣歷幾防臣事漸畢鬱然動歸想于是語語酸楚言言若病此時形神不束而關門即聊且塗抹已忽然有離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目皆愁此時關門真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其景色都結爲淒然莫主潰散欲洩之形雖寨候今日而識者早憂其必有今日

久矣彼如渡河東時是何等事不聞有一二番精明約束不見有一段激厲威稜止榻前樊噲數語聲氣不揚旌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敗得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慢焉神搖意亂而以危關爲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恩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罪輕重之案便可定 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史曾應瑞題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兵歸其節制。世龍亦儼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且深齋我嫉倚之。腹心置之矣。無奈世龍貪而且狡廟而且驕威不立衰止而令不行于下至大將畏偏裨偏裨畏士卒魚散獸駭莫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殺將不已者今復何如設問誰司約束而令至是世龍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爲功則世龍不過一席龍估貪昏憒無知之徒耳世龍納賄營私北匪剛上中多羊頭狗尾之輩濫拜貂蟬自少膺揚虎賁猥雜不堪鞭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敗是世

龍以諸將殉以樞輔用世龍則世龍敗是樞輔以世龍殉逅相殉而逅相敗將以國家殉是役也豈徒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奸妄希款禱之于故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為謀要皆世龍倖功一念悞之令决裂至是可輕縱乎萬一奴賊乘勝瞯入寧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泥丸難封雖縱貪世龍之肉竟屬無益即令之堅壁固圉為贖罪地則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勘徐議正法追贓者也

兵部題關門兵餉虛糜營伍玩愒臣部慮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挾逞乃不綢繆山海以實根本保
護寧錦以固藩籬輒欲過河以蔫恢復之虛名衆論
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扎諭世龍與
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没之報至矣
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關御史會
同該撫委嚴明司道查勘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
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閫關白同心共
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一與聞置當事于
局外視飛檄為故帋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為鎮守者
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遭陷沒大貽國耻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差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請臣亟修戰守實事毋騖進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〇遼撫喻安性爲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逭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諉于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俟勘明處分

○諭安性着改推用

楊鎬三路敗衂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今以十二三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　朝廷國法可逃此心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疆復歎今日尚爲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明日言清兵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成守戰守無據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與盛而主勢孤莫破錮習食毛踐土不思報　朝廷之恩借譽養交惟

知便身家之計悠忽泚泄釀成不痛不癢情形詬誶
釁陵漸見若醉若狂景象。勢極重而難返。法屢伸而
輒弛。即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討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靡于將靡于兵無故思徼
倖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爲哉
刑科霍維華題稱自古閫外之寄專畀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令之人即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文耦大其柄武與武衆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已事昭然炯鑒不遠關
閫遴甘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綢繆一朝挫衄亡
并補牢因敗爲功正在樞輔自爲策勵旣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關撫一員耳關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慮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或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遣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開推諉之端何如别用之
以收桑梓之效也○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逮治吳世
科冒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贓

十月王科楊所修題稱自遼瀋淪沒以來揆厥所自幸以經撫不和敗以文武棄逃敗以關外議戰議守朝臣袒左袒右卒致牴牾俱成畫餅焉而終敗項者柳河之失又以欲倖功掩罪而竟至沒將陷兵大為逆奴所竊笑覆轍固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不無偏向而在　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為兩參豈城府即以父子兄弟為之不相謀矣從前屢屢僨事豈容再誤望　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關外似宜止用督人以經略銜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凡道將等官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
理家事者然庶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經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
高第爲職方主事徐日久爲軍前贊畫○賜高第蟒
玉銀幣經畧朝鮮
巡關御史洪如鍾題稱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樞輔
矣然關撫之設正樞輔所爲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
歷榆關時曾問邊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
敗今樞輔撫臣固稱一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
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樞

轄凡部臣鎭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職所據爲事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矣至諸弁中固多意氣相投惟是委署者每以信任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實授薄虛銜各不相能遂起睚眦即前日飢軍鼓譟敢以羣卒凌主將而同事者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陳定無必勝必克之理。故渡河之舉纔一動而立見敗衂。豈所謂胸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動風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石門而西見畿東一帶編民車戶爲榆關運米運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爲士馬何如騰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蕩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祗有山石道所編居民列爲舖兵執干守垜而已職見之不勝駭異緊要一關狼狽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徼倖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衂所喪者挑揀之兵馬所殞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光景關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相推諉職

不能爲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欵事可成守實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測倘不更易一番常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未可知也則守亦豈易言哉奉

聖旨關門情狀這本說的甚眞以後着力加振刷務保無虞○十四日樞輔孫承宗允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一市井庸徒虛有儀貌總戎不爲不久我 皇上徒以邊疆在念悉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罄 累朝之積儲犒賚運轉輸至於九邊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畜養健兒選十得一糜費困頓有識寒心今試問世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動自靡然則平時所爲訓練安在偵探安在韜鈐勇畧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 皇上矜于使過亦旣屢厪策勵 嚴旨世龍顧囂囂自得無戰兢恐懼之心而益務夸詡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一毫可恕若復優容與其後効難上之 聖意淵遠而下之觀聽混淆即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晝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凡守邊將帥與賊臨

境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損軍者應得何罪依條
處置不少寬假　國法旣伸公論條暢必能使人心
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勞敘壘跡未乾亦應令其
解任聽勘即令楊麒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
銳必能奬率三軍旌旗改色彼此虛心可用商酌若
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冐昧與之同事懼再辱封疆
不勝憾忿斷斷乎以此舉爲贊畫先着不然臣豈求
多于世龍者哉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兇封
疆所係不求徐日久如何遅臆妄奏搖惑軍心且詞

謂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誥命柳河之敗。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勘。不得不亟圖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逕擢削奪。欲借此以箝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鯨疏稱年來為一塊遼土尺寸未復而中原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愛惜金錢刻求實濟為當闕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以　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之氣長矣經臣高第請裁馬世龍之權反賜優容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袁侍御寥寥數言切中肯綮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 朝廷一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

聖旨西虜挾賞歲費至二十餘萬仍致復來要挾皆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民相機裒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窺伺其戶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遲致滋多費聽巡關御史叅奏以失誤軍機論

經畧高第題榆關捍蔽　神京防禦宜急邇來糧餉虛靡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敗益廑宵旰之憂　特旨專設經畧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　賜尚方劍許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爲封疆計哉職家頻近竊聞其縣武官剝軍尅糧貪肆不檢者十有七八文職侵尅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者當正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贓罷斥究遣臣灤人也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　旨申明然後法行而權不褻廢無負于　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薊榆關貪冒之習牢不可破誰實釀成經臣之疏

有明徵矣。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粮屯通判金啓倧呈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復懼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堪幾次退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爲照兵法有進無退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粮料部署廳官安有不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東奴即西虜亦輕 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自爲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寧前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閣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輔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此城大于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爲哨探之地此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白便去也

柳河敗剛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袁道此揭亦有氣槩未可以人廢言也袁與樞輔一心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在晉王永光黄克纘張鶴鳴
欽點王永光○閻鳴泰陞兵部添設右侍郎署兵部
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着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
其另請募兵犒賞之需着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
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
部之推敲叅以僉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
樞居中調度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
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緯武經文之佐
如王在晉之英敏識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郊多壘　欽點以膺斯任重
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頻推不用、始推冢宰、點崔景榮、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畧、點高第、四推兵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而傳　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全之也
十一月吏部題爲危關失事致屢　聖懷敢申用人

之議以圖萬世之安事文選司案呈本部題伏禮部
尚書兼大學士丁紹軾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
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郎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良爲國至意朕心嘉悅令封
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儲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
不以國事爲重如兵部侍郎原爲經畧添設只朦朧
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極貳邊撫
務要愼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輒行遷轉以致
欲用無人即着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斟酌具
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方准敘再未完者加銜久任各倉戶出入存留戶部精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着各該衙門一一如議着實遵行者具本覆奏如或仍前怠玩視爲虛文的聽該科指名条來處治欽此遵照　明旨發单九卿科道諮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斟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謂九卿科道精核嚴舉搜盡天下之奇才第竦之以功令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遵

明旨下稽輿論彙得百有數十員復與都察院及各官詳加參酌今止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兵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擢用如別有的見實迹堪寄封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承 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絕塵世之營專圖帷幄之筭事變以日棘而彌熟韜鈐以日究而彌精將眞才畢萃于 廟廊而恢復可收于邊塞矣計開條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保舉官四十二人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保舉官二十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爲三方扼要之樞斷不可不守祇因其地懸于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胼胝之勞業已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謬許以爲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揭屢屢及之既以爲其地不必修又以爲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方畧且謂期年可以屯揷兩年可以討復廣寧駐兵三岔河崖刻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掌旅順眞不必脩而冬兵信不必撤矣全旅旣獨任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用則區區二工登鎭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廟堂亟定所屬無復使爲棄舍之謀也

旅順爲三方扼要旣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遷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爭奴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彼此爲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訌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國非心虛而識遠疇能勘定兜畧乎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項撫臣以張扳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鰓鰓難之科臣李魯生又切切然急之夫文龍者以爲征剿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則誣也以爲招撫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致屬以拚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恐依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止援遲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俘夷二名有 旨

免告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慨自壬戌河西罹陷軍民潰關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關門不閉者經四晝夜關前西虜充斥塘報迸絕幾無關矣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先帝喜動 天顏臨軒授劒立 命臣行臣但知有 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敗潰卒結隊守關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臥薪披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欵後收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西至白彥諸虜皆受臣聯屬長安中函
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進京部道將領亦皆
潔己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脚跟做成硬局為　朝
廷撑持世界故歷臣任內所省兵餉頗多所費
帑金最少是時着着皆真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
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樞輔孫承宗行邊
復　命纍纍萬言亦悉憫臣之勞憐臣之病再疏
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褒有意重守關為舉
朝公論之語以暨叙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
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潰之餘其確然不

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樞輔未嘗不知臣也孰知就裏機關倏焉更變奉　旨將臣　召回旋改南樞臣不知其說。或以爲好事者。亟圖進取。欲攘已成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故　召還爲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馬世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粟見敵則心驚乘馬則鼻衂巧計惟工窺瞯深心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若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遠發遼陽廣寧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不能及舜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緩于東
防西夷受款偏爲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
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仗甲朽鈍名設千
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粮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
各營皆生弊竇屯田籽粒抵作兵粮扣除折鏹開
屯祇益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
萬委官黃明臣騈存信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
內并銷馬價安問褱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醇酒
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
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過河

以攻耀州正墮奸細劉伯鏹誘兵之計迨至兵臨城下賊奴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僇殺兵無算惜哉李承先曾之甲爲臣所用之徒將身膏草莽湮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乎柳河失事報聞　先帝震怒立　命二御史勘問紀綱赫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買命賄賂通于　輦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贊畫徐日久明目昌言立行削奪巡撫喻安性心抱公憤則曰如何放砲開門黃金有靈。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者初罷世龍回衛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　朝盛

領　龍賚錫之　誥命後因公論難容給假歸里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熬脂削骨枕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為虜賂且贈海運儲糈數十萬以藉寇粮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于兵連禍結釀寡無已柳河勘案未成而奉　命之勘臣先削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何以令人怒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爲世龍之功乎夫食粮之兵十三四萬食粮則有臨敵則無　天語昭然不爽也以爲戰沒乎當則問其喪師之罪以爲虚掛乎則當問其侵欺之罪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爲之說曰廣寧之陷邊疆無兵馬　朝廷尚有紀綱柳河之敗　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馬當寧遠之被圍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國爲徼倖者也　先帝灼知關門兵虚餉耗乃遣内臣鎮守專核兵粮内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肅捐降志遹夷惟圖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猝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都令色令。與奴締姻款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禍流罔極向慮臣之有言結連崔魏多方阨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喪其魂魄。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輦金三萬。多方媒孼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後諸奸乃即于安。蓋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遼事向與馬世龍狼狽相倚即其善鑽善諂高明毋爲其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入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刺于言路邸報中纍纍見之猶不匿形斂跡魍魎魑魅見于青天

白日之下營求不遂。隱肆貪沙。夫臣之生平見人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顧以朝廷莞樞之大臣而儉夫小輩敢以讒鋒舌劍去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鏹。結其所歡。是明與奴酋爲奸細而與盜賊爲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撫按衙門逮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革去副總兵虛銜　勅五城御史遞解原籍湖州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宄

潛消而公論亦爲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逮送法司究問治罪茅元儀已有旨了 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債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疏大觸高陽之忌以來吳玉之攻玉兩任高陽鄰邑托身門下者也

上傳遼撫奉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謝事聽候改用如何放砲開門○遼撫喻安性稱疾奉

聖旨冠帶閑住○經畧高第復薦戶部主事田吉改職方司主事贊畫隨行

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僉關門兵政事權既一而文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謬爲推用緣臣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頻年以來稟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爲斥逐臣憶天啓二年舉世驚慌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視關門爲死地視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便有不次之擢于時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爲三
屯總兵爲之調關門柳河之役身爲大將彈無完膚
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憂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
之就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渠然指摘既
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
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庶邊政可嚴而臣亦免于
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韃賊于松山紅
縣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級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却步之時也
三載統兵不能致一奴賊而殺西虜以要功且以

○掩柳河之失邊釁一開安能左右顧而固吾圉也○刑部爲逮臣賍私已完事何棟如發遣○上傳馬世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麟以原官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建四路地方總兵官○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覆薊撫申用懋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詐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薦舉不當冠帶閒住○薊撫

中用懋疏陳臣因因柳河敗衂之後妄欲力返覆轍以
障危疆因揭留道臣劉永基共效于匭竊不自知保
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請代而東奴渡河之報旋至
因一面督發宣武灤陽威虜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
援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餙臺垣固城守練鄉兵修
戎械戒備奮勇摩厲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
臣之身名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俟叙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倣分一鎮
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稍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聞節制五鎮之特勑以專遣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赦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懼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削去節制
經理遼衙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
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
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
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
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報叅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
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
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賓
緣議禮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
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制也比變壞矣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初余爲經畧江應詔已腰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跽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也乃樞輔旋定儀制用官銜拜帖經畧送出儀門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巡石門等處飛報淅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旣加經

理之衙又　握尚方之劍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
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
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愿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
矣樞輔將兵農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悉以委
之大權旣屬睥睨恣雎自附爲督師之腹心竟潛
通中外之線索虛兵靡餉釀成敝習嗣後重武輕
文體統褻越兵憊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
驟頻耗蠹叢生皆重將權之說誤之也
登撫武之望題毛帥駐師東江數年兵馬之供給易
之鮮人遼民之耕種資之鮮土不惟聲勢相倚實爲

軍興是賴誠唇齒輔車之勢也邇因遼人耕牧漸廣侵掠漸甚鮮人厭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風聞而未敢言至李适等之叛主韓潤等之勾奴事未可知而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于須彌島令改爲雲從島者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遼當入遼境何爲退據我土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令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賈于須彌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喬麥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故朝鮮各道疑其有洞已之嫌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玄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璫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顆之黨從貢使
尹義立之內應者其眞僞虛實與離合向背關係非
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
當萬分詳愼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
畧又退據深島或保無它虞雖是鮮人之背叛者果
李顆之黨耶抑有所託而然耶及今不速爲之議處
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爲毛帥者進退
無路不將爲粘壁枯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掣奴之
後不可得矣伏乞　勅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令併
唯眞情庚屬邪無疑貳之隙而疆圉獲安寧之福矣

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國內大亂登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為言之望奏海外情形徵變兵部覆云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潤等之勾奴也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者況近者柳河之衂事同一轍敢為泄泄乎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

立着朝鮮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議察非常以消窺伺

御史吳裕中再糾輔臣奏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悖詆辱大臣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棍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裕中斃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稱自奴叛八年喪敗無算毛文龍以劄付都司潛至鎮江襲城擒將聲威振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職聞而壯之已三年矣司農近擬薊密永之裁登津新兵之撤湊百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國帑懸罄民髓枯竭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能此奚憚不爲先是三韓陷沒都門震驚集在廷之議俯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者即奴誠滅志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中國

可湮泄不爲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火藥不宿製臨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 國門之外行旅不敢出途此皆節制不嚴控扼無法所致也指揮萬邦乎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月錢粮曾不得絲粟之用毎數十人爲群行刦於都城内外民間不得安枕賴 聖上神明褫奪邦乎稍解萬民之恨此風稍緝而飛屋穴墻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爲民害者亦彼不少臘月彌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漸可長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坍塌興工修築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着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固守俱着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着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文龍襲後搗巢果能滅敗雪恥朕豈愛通候之賞以眷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蟄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跡或者聞重臣出關調天下之精銳以爲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遂思以圖我無人不慮氷堅可渡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經臣以方新之意氣收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際爲時未久威望未遽遍孚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場有賴是在當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寧遠近矣前因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憩息不爲信地今所急者寧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聲勢自壯督臣奉　命東行京後藩屛全屬薊鎮新撫未得交代　勅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諭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衙口將官亦策應之急務也

柳河一敗撤防棄地罪何可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聞鳴泰巡撫順天○調遵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內到附近督撫鎮將俱整兵候調入援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門限能無凛凛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盡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屢茲
小蠢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
攻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令其一德
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令則申嚴軍法
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
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既奏凡在事文
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如仍前泄泄致有
僨事　祖宗憲典凛如朕決不爲爾姑息着該部馬
上差人傳與經督鎭臣欽哉故諭
兵部會議照得本主憂臣辱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廣益尤先于根本大計臣據單次第覆核就中事欵
不能詳舉入　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
轄關內備衛　京師清野伐謀主于重內而及開溝
設伏以遏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趍寧遠申飭
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董可威選
器製藥磨礪以須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
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庾左都御史周應秋緝究
防奸督察綦密更欲以欵結西虜收牽制之偏師挑
選鋒壯固　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寧遠嚴誅退縮
外圍欵局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謂

眞定設防喜峯通糧給軍而漕糧移入則徐紹吉之議也檄毛師抵廣寧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薛貞之議也發精兵躡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堂奧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世忠聯絡虎憨謝啓光議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募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營結隊于外楊紹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而謂兵必不抽調豪傑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杰議重西虜賞餌之退虜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

帶應宿重兵而調應着不差求解賊遁矣至于科臣
陸文獻則欲使前屯關內協援寧遠而移保鎮精銳
爲扼險之圖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核軍派守而
演飛石及西洋大銃爲城守之計臺臣徐楊先欽載
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訛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欽載
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
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　大工丘兆麟欲用關外
遼民併添軍兵爲犄角陳王庭請　肯勉勵闔門文
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薊而皆主于塞隙柱
瑕壯藩籬以安　畿甸乃及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諄諄以飭號令固疆宇爲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
畧也該臣忝任中樞折衷群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
三復酌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發焉爲啓
疆之計不宜以氷解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
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
移鎮簡將飭法及一面分兵救援寧遠嚴查五城奸
細或奉　明旨或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
錢粮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
皇上之憂無容臣贅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
急西因受欵之虜餌而使之視檄海上之師孰便全

曰征謂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衆練而用之視撫各鎮之師孰便臣同官閣鳴泰奉 特簡視師永平一帶倚爲長城王世忠出聯虎酋可使不爲奴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 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拊練營軍演習火器爲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議通粮涷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河南毛兵如議者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令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臣安得憚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伏兵責撫鎮想在外方畧饒爲之非臣之所能遥斷也但

呼吸安危不啻燃眉之勢而依違觀望徒等築舍之
議臣所爲紙上之兵不可凴恃更望　嚴旨責成庶
幾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
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聞奴酋至覺華島各將
議鑿氷壕日夜穿氷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
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
子酋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
殺彼時各兵鑿氷寒苦既無盔甲兵械又係水手不
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故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季
士登吳國勛姚與賢艫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前左後營縺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惟楨報奴酋于二十四五日連攻寧城共札七營以綴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陣黃霧瀰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聞鑿溝爲壕不虞新雪頻飛凍口復合夷兵闌入亂斫陣脚遂亂虜騎旣至逢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無一不顛越靡爛者王鰲新到之將骨碎身分金冠旣死之櫬俱經剖割囤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蒙憲遣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照申以備查考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匯餘燼未易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啓五年未失事以前開部孫承宗册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年既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册報二千三百三十八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名總計經今一年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寧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者也 丁卯四月

樞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遼須從月沱皇城覺華三島始邊臣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

遁海中一島耳無關於進取若覺華則去寧遠三十里可收糧而不可長守也冬月冰堅可渡閭監軍謂虜至當鑿冰爲塹以限虜騎余云冰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塹土可塡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寧城爲寧城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鬪乎守之何益無奈閭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爲必當守也樞輔至儆兵守高經畧未及議更虜踏冰而島兵盡遭其慘僇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蹩躠蠢尸中所存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衛未盡其事削籍為民
武弁未有為民者此創為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應援不前罪之耶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同知程維楧住札寧遠為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徐敷奏憑城為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為援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軍孫紹祖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

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天壽領營内健丁出與水苑窑
冲爲援前鋒旣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
其麾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壁在賊後副將朱梅遊
擊馬爌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爲寧遠
外援其各小堡俱歸并于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
孔孫呈惠王太運周良馭張存仁佘國鳳戴光祖孫
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
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禹賢喬桓季士登都司王
錫斧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
中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

尤岱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敎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及各小堡主將戰將如賓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鋭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得及徑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臺必正之法盖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寧遠報虜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報二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月攻打西南城隅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用細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
繩繫下燒走至三更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
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令
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札營約有
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
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
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
糧不為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
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僉都御史照舊駐劄寧遠○滿桂超率教陞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

柳河敗績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寧遠解圍誓衆效死金啓倧一砲打壞虜營一角虜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煥雖死于法不可頓沒其功也

刑科陸文獻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耽耽我故泄泄柳河之役啓戎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遂以圖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令者渡河之兵匯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刃之硎處委轡之後何以待之兵每敗于嘗試則我之畏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倉皇則我之指麾當愈暇右屯

儲米三十萬。以之餉軍以爲續命之丹。以之委敵則爲盜糧之齎。既鑒于前軍之覆而請旋煽于妖言之撼而寢即未及爲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馬之說既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齎盜糧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着數之最急者矣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索糧於司農不啻疾呼闢右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撤移既以無及焚燬亦奚容遲不然已爲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千百而漸言用力之一朝倘憤前屯之爲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爲軍飢

也幾何不敗了公事而計臣可無係念歟關門將領剝削實煩有聲而清汰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兵多訟其將經臣洗刷大急將卒懷貳人心多不聯屬兵二其將將復自二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尚方之劍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拮据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於手脚忙亂無不嘔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於意見自用所願

皇上再申飭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屯粮草輕棄與賊而退守寧遠已爲失着寧遠爲關門障蔽急當移兵應援不可拘畫地分守之說遲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矣聞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役總兵監軍實歷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數萬人何粮額未聞報減也　明旨所謂平日索餉則稱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奏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比在晉兌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撫三邊總督史公永安貽書閣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于九月初三日起解令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逐本兵而後馬弁入 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賊易除 國賊難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也。若以爲陣，沒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